

春 天的 小花

□段宏波

星期天,阳光明媚,她软磨硬泡,把他拽到了森林公园。

春天的公园里百花盛开,生机盎然。她忙着给花拍照,他则坐在石凳上玩手机,似乎春天和他没有关系。

他是一个老实人,工作勤勤恳恳,有了委屈只会默默承受。他虽被妻子拉到了公园,但好像融不进春色里。

“别老坐着,你难道不想给老婆大人找点摄影素材吗?”她朝他大喊。

“行,我去爬山,路上或许能看到什么。”

他沿着曲折的青石台阶走得很快,想用“凌绝顶”的豪情冲淡心中的郁闷。由于久不运动,才登到半山腰,他就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。

他坐在石凳上休息,一股奇异的花香悠然飘来,顿觉心旷神怡。他看看路边的草丛,又望望树上,却不见一朵花。正疑惑,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,扎进了草丛里,他拨开草丛,发现里面藏着一种纤细的花草,开着黄豆大小蓝色的花朵,凑近一闻,香气浓郁。他仔细看了看,草丛中这种小花还蛮多的。

他兴奋地给妻子打电话,她马上赶来,拍了很多照片。

他和她都叫不出花名,但花朵已住进了他的心里,心情也好起来。现在,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,蓝色花瓣从茎间伸出,活像蓝色的火焰。

春 来 野菜香

□雪飞

周五晚上,老家的四弟打来电话,说山上有大片白蒿,想吃了就回去采。第二天,我便约了几个朋友欣然前往。

山上的白蒿长得真齐整,清一色碟子大小,铺了一地。大家铲着、捡着、说着、笑着,不一会儿就装满了袋子。

岁数不饶人,我蹲了一会儿就觉得脚麻,站起来想活动一下腿脚,猛然发现下面是一片油菜。“下面的油菜是咱家的吗?”“是的,掐油菜好处多,能促进油菜苗分叉,提高油菜的产量。”弟弟说。

“走,掐油菜去!”我一声吆喝,大家互相搀扶着下了陡坡,你一把,我一把,很快就掐了两大塑料袋。

等把野菜带回家,我发愁了:冰箱里装不下,自己又吃不完,坏了岂不可惜?老公在一边冷嘲热讽:“谁让你那么贪?还不如留给别人采呢!”说完他出门了。

别人?他的话提醒了我。我往冰箱里放了一部分,然后找来塑料袋,分别打包,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一家一袋,一堆野菜就各得其所了。

晚上,老公进门就问:“咱家那么多野菜,你打算咋处理?”“已经处理了。”“啊?不会是扔了吧?”“费那么大劲儿弄回来,我舍得丢吗?让它们为社区和谐作贡献吧!”我骄傲地一甩头。

老王的 春天

□张晓丽

早春,太阳高挂,柳树吐绿,春潮涌动。

老王停下车,抱出孙子,又从车里拿出袋子,解开,给孙子穿上轮滑鞋,套上护膝、护肘,戴上霹雳手套。孙子已经迫不及待:“爷爷,我自己戴头盔。”“好嘞,这头盔一戴真酷!小心点儿啊。”孙子麻利地滑进了广场。

老王转身搀扶出偏瘫的老伴儿,两个人小心地向广场走去。阳光洒在老伴儿蜡黄的脸上,洒在老王驼着的背上、银白的头发里……

6年前,儿子成婚不久,老王下岗,母亲病逝,老伴儿又突发脑出血,老王一夜白了头发。

磨难逼人坚强,老王带老伴儿不停地治疗、锻炼,老伴儿一天天康复。孙子出生后,老王更累,但老王充满信心。

现在,老伴儿能拄着拐杖走路了,5岁的孙子乖巧懂事又聪明。老王憔悴、苍老的脸上绽放了笑容。

孙子滑累了,溜到爷爷奶奶身边。老王拿出酸奶,让孙子喝。孙子让奶奶喝。“乖孙子,奶奶不喝,你快喝吧。”孙子忽闪着大眼睛:“奶奶,我给您背爷爷教的那首《墨梅》诗吧:吾家洗砚池头树,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奶奶笑了,老王也乐了。

画 春

□赵拓方

迎春吐金 杜鹃炽燃
桃杏是古诗中的红颜
惊蛰将近 乍暖还寒
世界正在着意地打扮
麻雀是人间的常客
几声啾啾 画出活泼的曲线
风和日丽 舞蹈在白云蓝天
蝴蝶是下凡的女仙
小草也醒来了 渐行渐远
次第睁开睡眼
麦苗一天天腰身舒展
涂绿春色一片

故里寻春

□张耀宗

记得小时候的寒冬,我冷得直跺脚,母亲安慰我说:“快了,快了,你瞧——”她指指我家窑顶上的一排含苞待放的迎春花,“等到迎春花开了,春天就到了”。于是,我常蹲在窑洞顶上的那排迎春花前,痴痴地期盼迎春花开,期盼春天的到来。

女儿听了我的故事,催促我道:“爸,立春都过了,迎春花肯定开了,我们回家看花吧!”“好啊!”我欣然应允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,我们踏上了故里寻春的路,还未走到窑洞前,那犹如一道金色瀑布的迎春花就映入眼帘。这些迎春花是父亲早年为防止窑顶的土层滑落,特意从南岭沟畔移栽来的。这里早已人去窑空,迎春花却仍然密密匝匝、葱葱郁郁。

它长长的枝条上挂满了金灿灿的花儿,从窑顶一直垂下来。仔细一瞧,这些娇嫩的花儿有灿灿地笑着的,还有羞涩如少女般微微张口的,被和煦的春风爱怜地轻拂着,花枝一颤一颤的,我的心不由得随之摇曳起来。

女儿激动地说:“爸,把这些花都带回家吧!”

我正沉醉于花香之中,一时没缓过神来:“怎么带啊?”

女儿故作神秘地扒开花枝,把身子隐匿于其中,于是花丛中多了一张红扑扑的笑脸。我顿有所悟,连忙举起了手机……

春 种 一粒“粟”

□竹影

6岁的儿子放学回家,指着课本中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……”问我是什么意思,我解释了半天,他仍似懂非懂。第二天是周末,我就带他回了老家。

推开家门,嫂子正在菜地里翻土,准备拌进农家肥,种丝瓜、南瓜和菜豆。碰上这么好的机会,当然要“现场说法”了。我接过嫂子手中的锄头,一边搅拌农家肥,一边同儿子一道,把种子埋进土中。

那年秋天,家中吃上了自己种的南瓜和菜豆,瓜秧上果实累累,特别是丝瓜,一个挨一个。儿子对诗的意思早已明白,面对丰收,充满喜悦,毕竟,那些瓜和豆的种子都是他亲手种下的。

春去春又回,转眼已过了十年。昨天,我去儿子房间找东西时,无意间看到他写的一段话:“难忘十年前的春天,老爸带我回老家种瓜种豆,秋天的收获让我明白一个道理,只有在春天种下一粒粟,秋天才能收获万颗子。这次期末考试,我的成绩不好,怨我平时没努力。如今春天已到,能不能考上高中,就看我怎么做了……”

言传不如身教,当年的一次“现场说法”,竟让儿子深刻明白了春种一粒“粟”的重要性,我深感欣慰。